

啾，是荷花。

“半夜三更不回家干甚？”

“等你……”

“等我？有啥当紧事？明几个阳婆还上山哩！”
说罢，丑丑就要走。

荷花一把揪住了他的衣袖，颤抖着声儿说：

“丑丑哥，我实在憋不住啦，娶我作媳妇吧！我不跟你要一丝一线，只要你跟我好。丑丑哥，我不怕劳动，跟上你穷富也心甘情愿，一辈子不后悔！丑丑哥，你骂我不要脸吧，亲亲我吧！”她越说越激动，激动得流出了泪，哭出了声，身子直往他怀里滚。

荷花并不丑，只是庄户地的闺女脸儿黑、手儿粗，也不涂脂抹粉，没得香味儿好闻，正在春风得意的丑丑哪里能看得上眼？他厌恶地把荷花推开，哼了声，扬长而去。跌在地上的荷花呜呜地哭起来。

自从他推走了送上门的荷花，往后就是打上灯笼也没处找这么便宜的事儿了。娶个媳妇少也得千大几票票，他哪里掏得起？这件事他一直后悔莫及。可惜晚了，人家并没有等他回心转意，出聘了。

随着穷日月的来临，他的唱戏名声也成昨日黄花，年轻的走上了下坡路。人学滑了，也学油了，他常常借唱消愁，三更半夜在寒窑里瞎嚎。在正式场合下，他的唱无非是混支烟卷儿抽抽。

那是晚上在队房开会的时候，队长快吼破嗓子了，可是，人们就是迷糊得直晃脑袋。于是，队长想起了丑丑。

“丑丑，给大伙来段革命的，提提神！”

丑丑揉着眼皮子说：“想唱哩，底气儿不足。”

队长只有这时才肯扔给他支烟卷儿，说：“加点儿料！”

他大大咧咧地叼在嘴巴上，点着，吸溜上几口，这才懒洋洋地唱起来：

一道清河水，一座虎头山，
大寨那个就在山下边……

他越唱声儿越长，越长声儿越颤，唱的比哭还难听。队长听得直咧嘴，提醒道：

“丑丑，凉调了！”

“嘿嘿，心也凉板板的了！要不唱段《哭妻》吧？”

“屁，封资修！”

“好好好，那就来没（无）的吧。”

他也不唱了，只管熏开了烟。

他开了讨吃这一窍，还是凭了个偶然的机缘呢！

那天他又揭不开锅了，找队长借粮。库房里明明存着白面，可队长死活不借给。让他磨缠得没法子了，才批给他十斤玉菱子的条子。他拿着条子找保管员打粮，正碰上一个讨吃老汉在队房前打场子唱莲花落。那老汉嗓音听起来象面破锣，可人们还听得津津有味。只唱了一顿饭的工夫，保管员就从库房里给挖了两碗白面。保管员边给讨吃子装面边说：

“给讨吃子穷不了人，行好积德还长命。”

丑丑心头一动，也不向保管员打粮了，问道：“行好积德的胖保管，我唱段莲花落给多少白面呀？”

胖保管笑嘻嘻地说：“你也要唱？嗨，你要唱呀，加倍，四碗！”

“汉子一言？”

“龟孙子才翻口！”

众人说：“丑丑，唱吧，白挣他四碗面哩！”

丑丑笑笑，和那老汉借过落子，不慌不忙地唱起来：

竹板一打唱起来，
四碗白面挖出来。
要问丑丑唱个啥？
表表如今的生产队。
队长也分那么点儿粮，
又娶媳妇又盖房。
会计也分那么点儿粮，
纸烟一根比一根长。
保管员也分那么点儿粮，
全家吃下个双脊梁。
社员喝了点灰汤汤，
拄了个铁锹靠了个墙。……

人们连声喝彩，笑得前仰后合。讨吃老汉伸起大拇指夸奖道：

“真是深山出俊鸟。这后生肯要干我这一行，几天就唱红了！”

胖保管边给他挖面边骂道：“真是个活宝！”

丑丑提上头一回用唱挣来的白面，当场向乡亲们宣布：

“嗨，我范丑丑今儿个才认准一条阳关道：讨吃！”

三

唱莲花落讨吃，虽说是个下九流行道，可丑丑跟着这个还险些儿抖活起来呢！

原来政治空气一天三变化，学“大”不新鲜了，又加上了个学“小”。说说唱唱，吟诗作画，美其名曰“抓人头”。村村队队都要搞，范家湾被列为重点，县上还专门派工作组来检查。除了口头汇报，还得现场表演。大队这时才想到丑丑是个学“小”的人材，派人把他请了回来。当天晚上，好酒好菜，热情招待，支书队长亲自陪客劝酒。这对丑丑来说实在是破天荒的事儿。他喝得云天雾地，把胸脯拍得“叭叭”响，慷慨激昂地说：

“我丑丑也是范家湾有名有样的好社员，漫不说学小，就是学没的，也能学好。”

现场会还得几天开，丑丑闲着没事儿干，穿着大队给他买的新制服游来荡去，好不快活。这几年他讨吃讨得手中有几个钱，买了好几条纸烟，见人就敬一支。光凭这一点，也使穷庄户人对他的发迹赞叹不已了。这家请他吃，那家拉他喝。他仿佛不是出外讨吃，而是做官为宦，荣归故里了！

范丑丑在现场会上唱了段莲花落，无非是些陈词滥调，可也会使会议添色不少。县革委会主任还握着他的手说：

“范丑丑同志，你唱得很不错嘛！不过还得编些批判孔老二的东西哟！”

丑丑笑嘻嘻地说：“对对对，不但批判孔老二，孔老大也得批上。”

主任让他逗乐了，转脸对支书说：“象这样根正苗红、又有路线斗争觉悟的好同志，你们应该考虑吐故纳新嘛！”

支书听了哭笑不得，唯唯诺诺。丑丑忙说：

“我不恶心，用不着吐，用不着吐。嘿嘿。”

看来丑丑快要时来运转了。可惜好景不长，现场会一散，他的历史任务也算完结了。前不久派人

找他回来的支书，又为如何安置他发了愁。他已经是匹拴不住的野马，放回队里还得出外讨吃。要让县革委主任知道他指示“吐故纳新”的人讨了吃，那还得了？思来想去，猛然想起个好去处：送他住公社坏人学习班，管束了他不说，还有个吃热饭的地方。

丑丑一听就跳起来，生气地说：“哎呀，支书，你这么办可真不够意思。卸磨杀驴，过河拆桥。我范丑丑十八辈子正二八经的贫下中农，住的哪号子坏人班？”

支书也拉下了脸，说：“丑丑，你不要不识抬举，只不过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，你发啥灰？要论这几年你讨吃叫街给学大寨抹黑，专你的政也够着啦！”

丑丑气得连连跺脚，背起了褡裢说：“好好好，你当你的大支书，我唱我的莲花落，此地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处处不留爷，再住学习班！”

说罢，拔腿就走。

支书气得干瞪眼。

四

丑丑重操旧业，一晃四年过去了。

这天，他来到一个小山村，走进一处青石砌墙的院子，打响了落子，唱起来：

石头砌下个四方院，
窑洞赛过那金盔殿，
大年接回个财神爷，
掌柜子欢喜多给面。

窑门“咯吱吱”响，出来个年轻女人。她手里端着半碗面，身后跟着个八、九岁的娃娃。丑丑一看愣住了，那女人手中的碗“咣”地摔在地上，跌成好几瓣。丑丑叫了声：

“荷花……”

荷花拉着娃娃，一头钻进窑门，“咣当”一声插死了门。丑丑盯着破碗发了会儿呆，长叹一声，垂头丧气地出了院子。

晚上，他就睡在了这村的饲养院里。牛倒嚼、马啃槽，弄得他心慌意乱。他躺在冰凉的炕上，大瞪着两眼睡不着。恍然间，他仿佛听到了一个姑娘嘤嘤的哭声。他吃惊地爬起来，只有风吹大杨树飒飒响。他叹口气，躺下来。这多年，他没少给人家

念喜欢，每当看到人家小两口欢天喜地的，他总想起荷花来。当时要是和她好，或许如今还走不下这条灰路路。真是山不转路转，想不到十多年后，讨吃上了人家的门。唉！

那几天，他有点儿丧魂失魄，只在周围村村打转转。他想再见荷花一面，可又没勇气再走进人家的院子。他向村里人打听荷花家的光景，才知道她丈夫已死二年多了。怪不得那天见她穿得补丁摞补丁，庄户人穷，寡妇的光景更难过啊！他打定了主意要攒一笔钱送给荷花，补偿年轻时欠下的亏心债。

没等他实施既定方针，一场重病打倒了他的身子。

山里偏僻，请个医生也难，人病了全凭拿命抗。一个举目无亲的外乡人，更是该死不得活了。他躺在饲养院的土炕上，昏迷不醒。昏沉沉间，他仿佛见荷花站在他面前，拉着他的手，笑盈盈地说：“丑丑哥，我给你作媳妇来啦。”他睁开了眼，啊，真是荷花站在他面前。他激动地抓住了她的手，死死地不放。他听到一声惊叫，又昏过去了。

五

那天，荷花意外地见到了丑丑，心里就象打翻了五味瓶，也不知是个啥滋味了。

当年，她迷丑丑迷得太厉害了。那天，她不顾一个黄花闺女的羞耻向丑丑求爱，想不到被丑丑狠狠地推了一把。这一把才算把她推醒了：她攀不上人家的高枝儿。她大躺了好几天炕，正碰上有人给她提亲，她赌了口气，也不管人好人赖了，给她爹要了千二财礼，出聘到远离家乡的山村村。

她心里还惦念着丑丑。她想丑丑，又怕见了丑丑，躲着连妈家也不肯住。丈夫是个老实巴脚的山里人，虽然岁数比她大十来岁，可对她百依百顺。每当她在丈夫怀里想起丑丑时，总觉得是个罪过。她咬定牙根，往后再不去想那个没良心的丑丑。可是，当她生下娃娃后，丈夫跟她商量着给儿子起个名儿，她脱口而出：“丑丑！”

她打发爹妈时回过两回范家湾，才知道丑丑讨吃去了。她为他难过，可又有些幸灾乐祸：那号子人，打一辈子光棍也活该。丈夫病死后，她身边只有小丑丑这么个亲人了。她白天看着小丑丑，夜晚搂着小丑丑，小丑丑成了她的命根根。

庄户人穷，山里人更苦寒。很少有闺女愿进山来，山里的寡妇也很难再出山。荷花是个刚满三十岁的小寡妇，村里好多人眼馋着呢！撩门拨窗，涎皮赖脸的，有的是。有天半夜她正睡得香，冷不防伸进盖窝筒一只凉手来，她跳起来用早准备好的一把勺子就刨，那人惨叫一声逃跑了。第二天，光棍队长头上裹着圈儿白布上门了，哼鼻子瞪眼跟她要口粮款。

荷花有时也想找个主儿，可一下又没个合适的。她好像在等待着。等谁呢？难道是那个冤家吗？

这几天，她心乱如麻，听说丑丑还在村里转，便躲着连门也不出。队里住饲养院的老汉寻上了门，说：

“荷花，那个讨吃子可病在饲养院啦。”

荷花脸一下变白了，嘴里冷冷地说：“他病不病跟我有甚相干？”

“咳，荷花，那人烧得象块火炭，昏迷不醒，说胡话就念叨你的名字哩。我寻思跟你口音差不多，当沾亲带故的哩。唉，出门在外，怕是要做孤魂野鬼了！”

老汉叹着气，摇着脑袋瓜走了。荷花爬在炕上大哭起来。哭着哭着，跳下炕，跑到了饲养院。

她央人把病丑丑抬回自己的窑里。又跑了十几里山路哀求医生上门，打针输液，折腾了好几天，这才使丑丑死而复生。

六

当丑丑从昏迷中醒过来，见是被他伤透了心的荷花救了他时，由不得痛哭起来。荷花眼圈儿一红，生气地说：

“你哭啥？还嫌折磨得不苦？”

这几天荷花累得团团转。她顶着接野汉子的丑名，白天出外劳动，夜里整圈身子睡一会儿。她眼窝儿发青，本来就削瘦的脸更憔悴了。她尽量给他变花样儿吃好的，打上两颗鸡蛋她一口也不尝，大小丑丑一人一个。累是累，可她的眼角挂上了喜色。

荷花越对他好，他越觉得不安。他虽然和荷花在一个锅里搅稀稠，但心里却没有一点儿非份的念头了；过去他觉得荷花配不上他，如今他觉得自己不论哪点儿也配不上荷花。他感到再不能拖累荷花了。这天吃过早饭，他露出了要走的意思，荷花愣怔了下，冷冷地说：

“要走就快走!”

小丑丑和大丑丑混熟了,抱住他的胳膊嚷嚷着不放手,荷花沉下了脸,拉过了儿子。

丑丑背上了褡裢出了窑门,荷花并没有出来送他。他站在当院,脚就象有千斤重,怎么也迈不开步了。

日头明晃晃地照着翠绿的山村,山坡上花儿正红,田地里禾苗流绿。人世间是多么美好啊!他猛地转回身,风一般地跑回窑里,一把抓住荷花枯瘦的手指,浑身打着抖,一口气地说:

“荷花,作我的媳妇吧!我会对你好,一辈子,真的!”

荷花的脸一下变得煞白,甩开了他的手。

丑丑痛苦地问:“你还记恨我?”

猛地,荷花暴怒起来:“我恨你?我就是恨你!我真后悔不该救你,让你喂了狗才好!你讨吃去吧,让你活下来就是为了还让你讨吃?走呀,你走呀,下一辈子也别登我的门!”

丑丑流出了泪,他从褡裢里掏出了两副落子,“哗啦”下扔在灶火晃处,又上去狠狠地跺了两脚。

荷花“哇”地放声哭了,哭着哭着,转身抱住小丑丑,发疯似的亲了起来。

七

范丑丑这回真的荣归故里了,他领着媳妇,带着儿子,体体面面地回到了范家湾。形势早已变了,也没人追查他给大寨红旗抹黑的事了,大队还给了他些救济款,生产队还帮他安家,邻居们帮他做点营生,送点儿醋、菜。

荷花一心扑在过日子上,把两孔寒窑抹得光溜溜,刷得粉团儿白,还贴上了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画儿。两口子起早搭黑,垒起了院墙,盖好了鸡窝、兔窝、猪圈、牛圈。昔日荒凉的土窑前,很快响起了家畜的欢叫声。

过罢年,队里又分了“责任田”。没二年他家的日子过得象盆火。盖起了三间新房,添了车子、缝纫机、自行车,最近还打算买台“小四轮”呢!小丑丑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了,考试成绩回回全校第一名。荷花见小丑丑挺争气,将来有些出息,也对得起他生身父亲了。日子过得快活,她也想打扮

打扮。丑丑逼着她进城烫个卷卷毛头,她真格进了城。不过她没烫卷卷毛,而是给父子俩各买了身新衣裳,还提回了两瓶杏花村产的“竹叶青”。

这天晚上,荷花慰劳丑丑:炒菜、“竹叶青”、下饺子。荷花给他斟满了一盅儿酒,笑盈盈地说:

“丑丑爹,这二年你辛苦了,多喝一盅儿。”

丑丑也给媳妇儿倒了一盅儿,感慨地说:“丑丑妈,你比我更辛苦。来,咱夫妻喝个双盅儿,补补拜天地的亏空。”

夫妻二人欢天喜地地喝过了酒,荷花抿着嘴直乐。丑丑问:

“丑丑妈,乐甚呢?”

荷花说:“我想起个事儿来。喂,我问你,还想唱莲花落吗?”

丑丑连忙说:“不不不,提起那事儿还丢人哩!丑丑妈,咋想起个问这?”

荷花说:“夜儿个我听大队的人说,要办个剧团,红火红火哩。”

“办剧团?”

“支书说还要来请你当团长哩。”

自从那年现场会后,丑丑一直对支书有气儿,一听说支书要来请他,不高兴地说:“他请我?哼,我才不干哩!”

荷花说:“你呀,穷汉乍有钱,忘了那二年。过去的事能全怪支书一个人?再说人家早跟你赔礼道歉啦,你不要变成个属猪的——咬住不放。”

丑丑笑了,说:“倒是这么个理儿。丑丑妈,照你这么说法这戏还唱得?”

荷花喝了酒,脸儿红红的象搽上了胭脂,娇嗔地瞪了他一眼,笑着说:“咋唱不得?过去唱是讨吃要饭哩,如今唱是红火乐意哩。实话跟你说吧,我也报名啦!”

“真的?”

“你看我不象?”

丑丑欢喜地一拍大腿,说:“象——丑丑妈,听你的!这回咱夫妻俩唱它出《打樱桃》,对着人前众面,亮亮的叫它几声哥哥妹妹!”

荷花让他逗乐了,用拳头戳着他的肩膀头,咯咯咯地笑出满眼泪花儿来。

荷花 张先鸿